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

諸史辨惑

金　王若虛　撰

五帝之名史記以黄帝為首書序以少昊為首其説不同要之少昊黄帝之子顓頊黄帝之孫帝嚳黄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於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

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説秦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於旁支付諸他姓則

必其勢所當然而出於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於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

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於親親則一於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閒沃甲崩則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

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耶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於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言也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為不愜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

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縠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為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碧溪黄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為不足取殆難與論真是也

劉子元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國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為姬襲

封於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於絳侯

傳固作淮隂等賛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

上擊韓信餘寇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元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

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

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桓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

順於遷矣而加子桓二字復為贅也

班固漢書删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横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漢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説傅之説不欲行漢強使之説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史記如此而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矣如此乃順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媿

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為贅且若字意乘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

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

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已將率為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詩彼已之子殊為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已為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説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賛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慶流支庶有以矣失著於甲令而備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

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黄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為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於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為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於天矣然班氏身為史官以襃貶勸懲為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兩稱為放不亦雜乎

老蘓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槩董宣於酷吏槩鄭衆吕强於宦者槩蔡琰於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衆吕强雖有可嘉豈可改宦者之目乎

漢書高祖紀云老父相高祖曰向者夫人嬰兒皆以君以或作似顔氏以為非當矣然史記正作似字豈其

誤邪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觝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

予謂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准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吕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盖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數者非一也餘皆准此當讀如字而顏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

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黄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縁為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

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亾如者如無耳猶蔑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王文紀詔言間者數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

之義耳顔注皆訓頻似是而實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何為郎非也予謂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貲為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如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郎以是觀之浩説為勝而顔

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

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為欲

私數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嗜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

觀之慈子當是錯誤顔氏强為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為相師古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

云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

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於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為附謬矣

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為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為甚未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

孟堅誤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顔注而失也

滹南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湻南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飈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王增閘

滹南集卷二十一

金 王若虛 撰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為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刋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

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於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貲割炙當以此為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予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錢且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誅匈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即數百巨萬也此不唯

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為説亦復參差相戾何邪

禰衡謂荀彧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畧以為但有貌耳夫

弔喪主哀安用貌為意者以其嚴冷而多戚容故也

晉書稱苻郎至晉謝安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

席郎無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

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為不及之遠郎不道如此非人

所為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歆羨以為不及甚哉

史氏之妄且陋也

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将軍弟為征西将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答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談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畧之為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寳寅奔魏數寇梁復讎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寳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寳寅終於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寳寅於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畧書其事恐止當併於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

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為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朱可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

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便不好邪及愔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葢補其所損目也李百藥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豈其脫誤歟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恱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

耳跡煬帝所為當以隋史為正

舊唐徐有功傳竇孝諶妻龎氏為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令上踐祚孝諶子希瑊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惀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令上者蓋唐臣實録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於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為千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畧著其辭者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為闕典也

韓退之驅鱷魚文若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録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却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他紀皆放此徐

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予謂帝王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為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即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既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即位乃書皇帝即位而稱帝此則賔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為法也或曰遷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

曰庸得為是乎蓋劉子元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為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俱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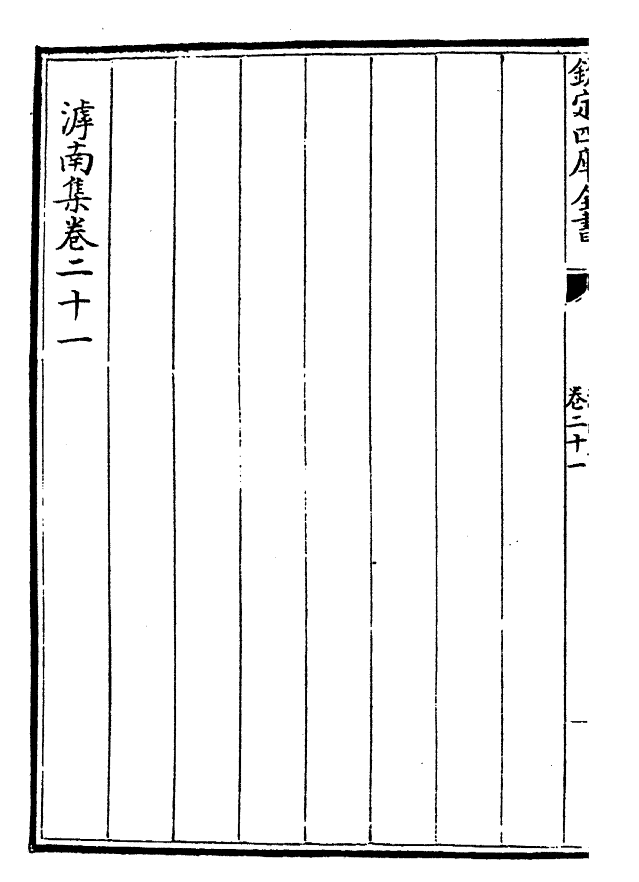
温公自節通鑑以為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於野與

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雞為饌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略人

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黄巢姬妾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将帥於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冝彼婦人率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滹南集卷二十一

滹南集卷二十二

金 王若虛 撰

新唐書辨

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於華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於疎略不可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

實録不愜衆論或勸東坡重脩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輩奇偏之見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

則省於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
而反以為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初書
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
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
為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
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淩掩而不讓此事前
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併紀志而言之邪抑其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它人哉溫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盖知所决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艷以為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為本分且不失

當時之實寧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為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

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説甚謬

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于長孫后傳是矣今移于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為萬世法

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但云以好言自釋於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横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辛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偽辯易窮且極稱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

訥於語言令廷折承嘉何敏邪思真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淩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真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真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盖物憑而為怪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

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為震霆易掩為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於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而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失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嘗舉以告劉禕之而子
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栁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
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
其時也子京復畧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
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韋渠
牟勢焰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既以非矣而復謂李

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邪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鄭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嘗以為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間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

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歳限一為逃死此却似總分天下兵為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

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為其慮亦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為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晒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狗拔撅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晒翅不知晒何翅邪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於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

封論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頡頏太子此豈當時真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説建成作亂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羮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羮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為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為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為率而論也

舊史云元宗聞顔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通鑑改為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緫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羡小名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猛勇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韋夏卿其責從弟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聞韋湊直諫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羡武安人封武連縣公為左武衛將軍直元武門帝以其皆

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郃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名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向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亡父於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於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此名亦不傳王求禮

折藕味道曰三月雪為瑞雪即臘月雷亦為瑞雷邪
新史云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耶李郃曰劉蕡
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顔新史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
邪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
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
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
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

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僻澁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

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别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例封侯何耶後漢劉寛不喜盟浴京師以為謗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

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却本意素謂諸子曰吾

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汰僧之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

何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

可以一笑也

王叔文旣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

葛祠詩以自況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况

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閻立本為主爵郎中時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佯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數舉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史為明又謂閻則先當元宗在藩時以善劃蒙寵吾不知何所劃也

張東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

廵問李懐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夫幾何云者但

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

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為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

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兆三字想煞用心來然

既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

字自非典實語

武后遣醫人郄內安金藏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皾紩之大小怪樣也

漢書稱兒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顓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懐之子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置字語為新徒勞甚矣

舜稱耄期倦于勤蓋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

主德耄勤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樾間楊行密傳

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戰裴敬彝傳云居母喪有白烏

巢冢樾樹陰耳直以為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隋煬帝所作邪何雕麗底此底

之訓致也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戴至德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吏曰受牒訴

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肅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也

滹南集卷二十二

滹南集卷二十三

金　王若虛　撰

新唐書辨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督捕格夙賊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實録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温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

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後同臺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元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甚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為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造其門弘景厲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

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字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義傳獨卷不釋於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晃傳云大衆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情杜如晦傳云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字

下不得藉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迎德宗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舊勲不覺呼名豈其䰟靈欲朕之賜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繞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

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

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

等輩也

邢文偉傳云武后問天帝異事文偉不得對房琯論第

五琦言利事肅宗詰之琯不得對王叔文傳云俱文

珍詰折叔文不得對得字為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論傳云為世歆羡戴至德傳云世詑其榮蕭復傳

云士艷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安若只作時人榮之大小本分王義方譽振一時吳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至内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

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温彦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已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為滁州刺史有黄芝生州署民為刻頌其詳刻頌其詳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

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為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如持水内石可煞不自然

李翺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鄲傳云室處庳陋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霖雨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元素起

身令史太宗嘗對衆詰問元素大恥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元素出閭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為從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荅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

為朋黨滞淹者未獲伸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
然以避嚚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
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子京鐫改舊文詭異
僻澀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
李晟賛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武后謂狄
仁傑曰安得一竒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歴
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用與成天
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

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将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涯際慎密上不當論際以言胷懐宇量則可矣

張知謇傳云天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復爾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毋欠爲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於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於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宫市事既詳見於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

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貴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以為强便過去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詐臣是時中人趙宏亮在行營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字當作乎帝曰頗悟誠惡之胡

不自聞何哉胡即何也當去一字

宇文士及嘗非時被名其妻問曰向名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曷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嘗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為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辨集等語也

廵遠傳睢陽雍丘賜徭賦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

許孟容傳云公主有求補崇文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

其守蕭瑀傳云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譲其稽韋𩒹
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主廣雅學者推其該韋
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遵守尚稽
違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或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楊慎
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聞史敬忠
挾術問質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至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徇同年事蔣義論張茂宗奪服尚主事王式破裘甫事讀之亹亹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元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為太常卿賞罰禮生博士李慤折其非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使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奪坊市大鑱膚者針也黛墨所以為色耳而云以黛墨鑱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艱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為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康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駮之子元議挺不從蘊㺯傳亦云嘗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

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鄠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德音遂布於四海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新史併為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下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或

后怪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有司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就己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為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甄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為逆旅上謁斬其首何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内新史改為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别止當從舊

蔣儼為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豈可通為長史之稱

王孝傑為吐蕃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死字下不得

吕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予謂訾者人所譏也缺

者已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京改云喜得虓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為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

以漸為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至橫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艫江中私語韋命事柬之執政引為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蕭復言於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古人言臣信臣測臣量之類臣字固訓不可然施於戒辭則不順矣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棄法善以

術高辛臣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詢使蜀擻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公在遠臣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黄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臣為配宮商哉此又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

東之通鑑改好漢為佳士新史復作竒士好漢字誠為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竒乎寧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於城下仰而侮罵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為隧地固簡而文然隧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頹土山者後又令郝廷玉地道入懐州何獨為此異也

滹南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二十四

金　王若虚　撰

新唐書辨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録姑填塞云爾吴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載於韓愈傳而新史附於元濟傳不若舊史為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盖釋奠於國子

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荣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修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時京師尚苛伺無乃太簡乎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已好士類此虞承慶云其能著人善

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意不足矣

吳湊言宮市事曰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衆讙宮市大抵強買民閒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寧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雜録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為抑揚自得而已子京改為軒𬌗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眉宇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為危之戣髙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志軒軒甚得揚進傳云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為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

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衮衮不厭或云其議論纚纚可聽或云介介自脩稜稜有風望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宏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宏霸死此即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邪此一邪字便別却本意盖本是無故而問令却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摟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為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揚思勗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剺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剥面剺腦褫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於人不已甚乎

蕭鈞為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髙宗以職主幹當自

盜罪死鈞曰因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
甚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
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安字下不得劉元濟曰史臣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
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李自良曰卿於
進退寧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消兵寧不野哉寧字
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儲粟削階停職或弔

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毀徹成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樂天為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㕥若只云賴其利也蘓弁傳曰平賊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

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嘗名宰相及弘文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為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為要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何修而王何為而霸又當孰先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帝曰今何為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

行怱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
邪語意皆非是蕭復常言事德宗曰陛下踐祚之初
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此本
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敗命擨
盛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
見宰相盧翰劉從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譎傲明
德反易天常使宗社失守天下疕痏才示貶黜今還

授大郡官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痍或曰瘡痏皆可令言疣痏乃聾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把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令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把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把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妻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

張暐性豪殖喜賓客馳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餽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皆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衛何止許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藴傳云藴辨給嘗有姓䂓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俛首不能

對前史中國有載口辨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為吉温傳云李林甫才其為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為温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為馮河清傳云衆議其為崔遠傳云世慕其為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為有為則有之矣單為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

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逺輩唐舜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嘗乘春與賔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身挽縴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為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久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却本意

天后時宰相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興王求禮奏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

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尠然以尠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卒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内簽丸名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朱滔以蜜裹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内簽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簽字何義也

張薦救顔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

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難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張元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遣户奴狙擊危脫死安禄山傳云賊將類慓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之蜀無進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宫魏徵名勁挺聞之歎曰張公

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將髙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追至詰責仁軌曰寧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為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寧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寧暴横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於豪暴何足為辱乎又以櫟陽為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詬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

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刭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何必操奩具字

后妃傳賛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徳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元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冐往聽之退輒辯析所

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
自敘則云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
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誦雖屢逢䇲撻而其業
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
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
復怠然後了然無疑而覺予京疎略之病為可患也
則過矣

韋述傳云入元行冲室覩書不知寢食言怠則可不知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遂起應對下不宜言遂起二字

張說傳云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叙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諂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為而傳贊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黄老鬼神之説為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

譏字否

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甫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為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洎之贊曰為昌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弼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事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懐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懐慎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懐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

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曰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母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欒盈曰我實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為天所祐耳非專指喪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掖金以九鐍若無舊文何可曉邪且錮

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闥洪休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於記録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勅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於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滹南集卷二十四